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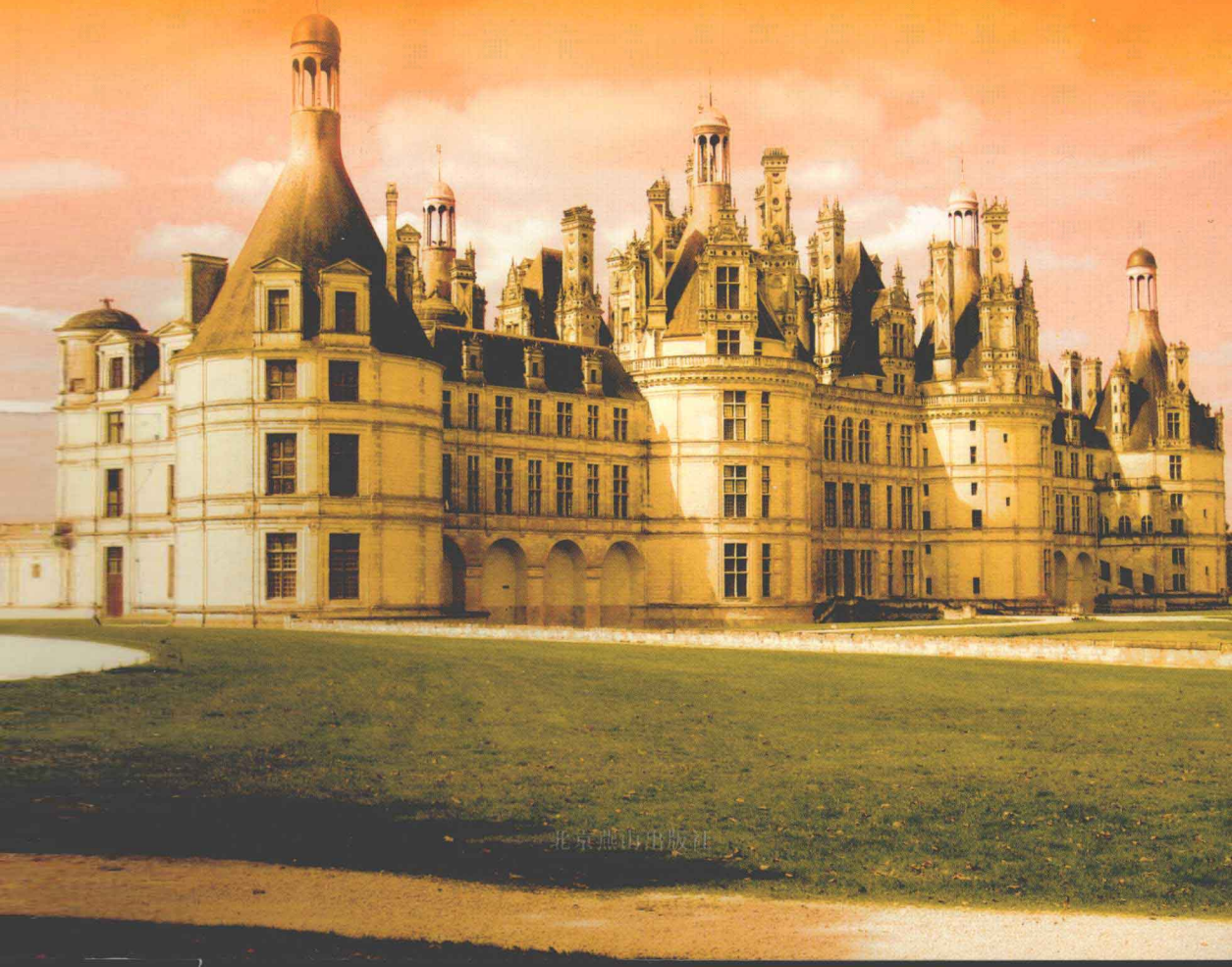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灵魂深处的幽默

讽刺小说

○ 编译 余平姣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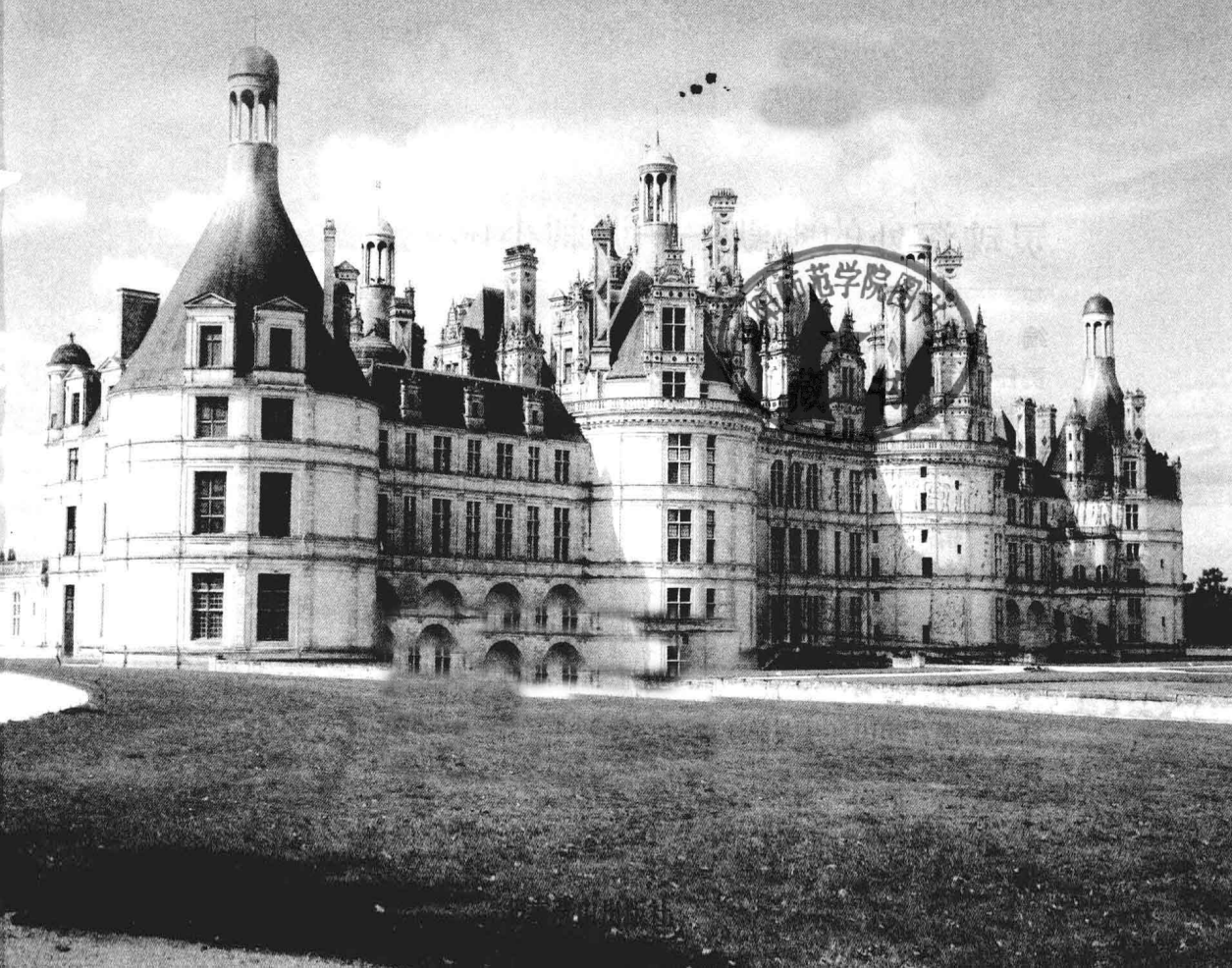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灵魂深处的幽默

讽刺小说

○ 编译 余平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灵魂深处的幽默：讽刺小说：英汉对照 / 余平姣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ISBN 978-7-5402-2064-8

I. 灵… II. 余…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小说—
作品集—世界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066 号

灵魂深处的幽默——讽刺小说

编 译：余平姣
责任编辑：杨燕君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10-8958038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71.5
字 数：2250 千字
版 别：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套
书 号：ISBN 978-7-5402-2064-8
定 价：525.00 元 (全十五册)

前言

毋庸置疑，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学会和世界各国交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的英语，就成为很多人学习外语的首选。目前许多人将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口语上，诚然，追求发音准确并没有错，但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等于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融合而形成的，其中蕴含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承，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绝不可能说好这个民族的语言。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许多能够用中文流利地与人沟通，但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语言艺术，能够将中文说得优雅、得体、恰到好处的“中国通”则是少之又少。我们学习英语也是一样，要学好英语，记忆单词、掌握发音固然重要，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进行大量、广泛、充分的英语阅读。

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口语注重简捷、有效，能够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而书面语则讲究优雅、礼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的心灵。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常交流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满口俗语、俚语，到了正式场合就显得庸俗、粗鄙，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是冒犯了他人而不自知。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大量阅读优秀的英语文章、尤其是著名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与历代文学大师们谈话，才能够真正将这门语言运用得优雅、得体。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编辑整理了这套丛书，在数百部世界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中选择出了最优美的篇章，并辅以名家译文，以求使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意境及风格。此外，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书中还加入了作者生平简介和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成就分析，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析，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品出名著的另一番滋味。

Contents

目 录

嘉莉妹妹

1 / 背景快读

2 / 故事梗概

3 / 名著赏析

The Magnet Attracting—A Waif Amid Forces

4 / 磁性相吸：各种力的摆布

Of the Lamps of the Mansions The Ambassador Plea

22 / 公寓大厦的灯光——使者求爱

尤利西斯

38 / 背景快读

39 / 故事梗概

41 / 名著赏析

Telemachus

42 / 忒勒玛科斯

Calypso

64 / 卡吕普索

高老头

70 / 背景快读

71 / 故事梗概

72 / 名著赏析

Vauquer Maison

伏盖公寓 / 73

Two Visits

两处造访 / 86

Beginning

出道之初 / 97

欧也妮·葛朗台

背景快读 / 106

故事梗概 / 107

名著赏析 / 109

Big Shot of Saumur

索米尔城的大人物 / 110

Grandet's Life

葛朗台老头的生活 / 119

Grandet'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葛朗台老头的家人和朋友 / 129

远大前程

背景快读 / 142

故事梗概 / 143

名著赏析 / 144

What Happened in the Cemetery

墓地里的遭遇 / 145

My New Life

我的新生活 / 157

堂吉诃德

背景快读 / 167

故事梗概 / 168

名著赏析 / 169

Fam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s Character and Life
171 / 著名绅士堂吉珂德·德·拉曼却的性格和生活
The Priest and the Barber Cleaning up the Study Completely
181 / 神甫和理发师清理书屋

巨人传

192 / 背景快读
193 / 故事梗概
195 / 名著赏析
Gargantua's Pedigree and His Ancient Extraction
196 / 高康大的谱系和古老的家世
Gargantua's Story of Being His Mother's Stomach for Eleven Months
200 / 高康大在母亲腹内呆了十一个月
The Story on Pregnant Gargamelle
204 / 嘉格美尔身怀六甲,大吃牛脏
Bizarre Story on the Birth of Gargantua
206 / 高康大离奇出世

包法利夫人

211 / 背景快读
212 / 故事梗概
214 / 名著赏析
Charles Bovary in Growth
215 / 成长中的夏尔·包法利
Her Longing for Noble Life
233 / 她向往贵族生活

百万英镑

248 / 背景快读
249 / 故事梗概
250 / 名著赏析

Drifting in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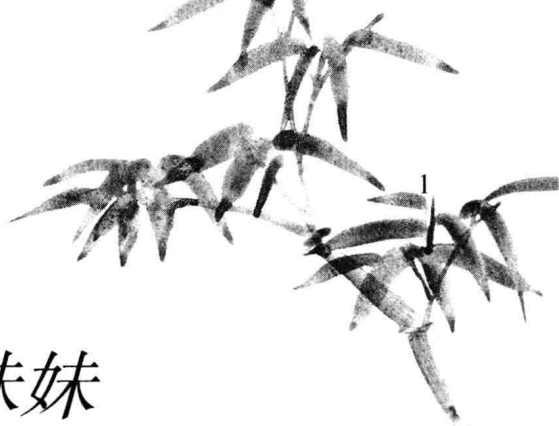
流落伦敦 / 251

Get a Break

时来运转 / 262

Everybody is satisfied

皆大欢喜 / 270



嘉莉妹妹

◆ 背景快读

德莱塞 (1871~1945) 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由于他在童年时尝尽了贫困无知之苦，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满强烈的物质追求意识。

他出生于美国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一位虔诚、古板平庸的天主教徒，胸襟狭隘，对待子女很粗暴。母亲温柔勤俭，是孟诺派的新教徒。德莱塞八岁时，母亲为生活所迫，带着孩子们离开家去流浪，孩子们因此经常被迫辍学。一家人这种极其窘困而又被人瞧不起的生活给秉性刚烈、桀骜不驯的德莱塞幼小的心灵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那段辛酸的生涯，全都被他写进了《美国悲剧》的开头几章里去。

1887年他独自来到了芝加哥在餐馆和五金公司干粗活，他被这个充满新鲜和刺激的大城市深深吸引。1889年，在一位好心的中学老师慷慨资助下他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念书，却无奈在第二年就辍学了，来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账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物和阴暗面，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决定了他的创作中的悲剧性思想和自然主义色彩。

1892年，德莱塞进入了报界，先后在芝加哥《环球报》、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和《共和报》任职记者。他目睹了奢靡淫乱和赤贫如洗两种生活的强烈对比，产生了对他目睹的现状进行道德评价的想法，于是他开始构思创作自己的小说。

1895年，德莱塞寓居纽约，开是正式从事写作，同时他还编辑杂志，经

常往来于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各大城市之间，接触到当时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层面，视野较之前更为深广，也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现实是一种“残酷的、不公道的现实”。

在写作方面，德莱塞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从青少年时代起，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书籍，他就会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他被文森、大仲马、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所塑造的人物感动，从而产生了表现美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的创作激情。而对德莱塞的创作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巴尔扎克。年轻时，德莱塞就已经下决心要用巴尔扎克式的方法来描写美国的生活。

德莱塞在他的早期作品《嘉莉妹妹》与《珍妮姑娘》中就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独创精神，但当时并未赢得评论界的好评。写作《美国的悲剧》时，德莱塞以1906年切斯特吉莱特谋杀格雷斯·布朗这一真实事件为蓝本，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把一个普通谋杀案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悲剧”的高度。该书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为德莱塞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与财富。在哲学思想上，德莱塞深受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化学机理理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受情欲或贪婪之类的力量的支配，这种理论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1927年，德莱塞访问了苏联，1941年被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44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荣誉奖。1945年8月，德莱塞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12月28日病逝。

◆ 故事梗概

小说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伍德展开。年轻漂亮却胆小无知的嘉莉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农村，她家境贫寒，但虚荣心很强，充满了对大都市繁华生活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去城市过上的富裕生活。

这种在她心头不灭的想法驱使她登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投奔她的姐姐，寻求新的生活。但是，刚到芝加哥，她对芝加哥的美好想象就受到了打击，姐姐住在狭小寒酸而简陋的房间，生活很拮据，并非她所想的那般光鲜。而迎接嘉莉的也是失业和疾病的困苦境地——到了芝加哥后她马上就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终于，她在一家制鞋厂找了份工作，却每周只有四块半的工钱，还要受到工头的苛责或无聊青年的调戏，而当她给姐姐交完房租后，那微薄的工资已经所剩无几。

在走投无路时，她觉得依靠做工获得她幻想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做了推销员特鲁埃的情妇，后来由于更大的欲望又做了酒店经理赫斯特伍德的情妇。

与赫斯特伍德私奔后，在纽约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了走红一时的演员，终于跻身于“上流”社会，实现了她的梦想。然而，这时的嘉莉发现她原先梦想的生活并非那么充满诱惑，相反，她感觉自己非常空虚和无聊，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在寂寞和凄凉中，她坐在摇椅里梦想着那终不可得的幸福……

◆ 名著赏析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美国文学中自然主义运动的开山之作。作品自然流畅，生动活泼，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作者以后的大部分作品。

《嘉莉妹妹》叙述了乡下姑娘嘉莉凭借小有才气的天性使她从穷姑娘一跃而为明星的故事以及她与三个男人的平淡关系及其结果。

和作者的其他小说一样，《嘉莉妹妹》包含着作者的自然主义信仰，即作品的主题：当人类受到遗传、天性和机遇的制约时，一些人会不甘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徒劳地寻求人生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作品中，当嘉莉意识到了她在冷漠的世界里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时候，仍然力求把握生活，以满足她的物质需要。开始时嘉莉或多或少还受理性制约，但当她与特鲁埃第二次邂逅，并相信了他的诺言时，她便开始放弃理性，因为理性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

同时，德莱塞通过许多象征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在本书中，德莱塞以城市作为宇宙的缩影，表达了宇宙冷漠无情、变化无常这一概念，尽管嘉莉的生活似乎有所改善，但在小说的开始和结尾，她都是惨然地坐在摇椅里，这也喻示着嘉莉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她不停地晃动表明她的渴望永无止

息。

《嘉莉妹妹》出版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广泛影响。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嘉莉的发迹与赫斯特伍德的败落，对当时流行的社会道德标准提出了批判，这使作者赢得了很大声誉，但也由于他将美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如实揭示出来，不断遭到各方面的迫害，小说被列为“禁书”，不准在美国出版。

许多评论也攻击它的哲学前提是不道德的，还指责它冗长、夸张、文笔欠佳。事实上，德莱塞的描写是极其成功的。有不少章节他写得严谨紧凑，文采斐然。德莱塞善于塑造人物，如今，嘉莉妹妹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典型。此外，德莱塞善于通过大量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社会背景，使他的小说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感，而且还生动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后来，他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银幕，受到世界观众的欢迎。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论争、研究和比较，德莱塞那些气势恢弘、内容广博、形象丰富、引人入胜的小说如今早已进入了世界文学宝库，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开始承认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节 选

The Magnet Attracting—A Waif Amid Forces

When Caroline Meeber boarded the afternoon train for Chicago, her total outfit consisted of a small trunk, a cheap imitation alligator-skin satchel, a small lunch in a paper box, and a yellow leather snap purse, containing her ticket, a scrap of paper with her sister's address in Van Buren Street, and four dollars in money. It was in August, 1889. She was eighteen years of age, bright, timid, and full of the illusions of ignorance and youth. Whatever touch of regret at part-

磁性相吸：各种力的摆布

当卡罗琳·米巴乘上开往芝加哥的下午班火车的时候，她携带的全部行装包括一只小皮箱，一个廉价的仿鳄鱼皮手袋，装在纸盒里的一份午餐。一只弹簧的黄皮钱包，里面有一张火车票，一张写着范布伦街她姐姐住址的字条和四美元钞票。那是1889年的8月，她刚18岁，秀丽、聪明、羞怯，因年轻无知而充满着幻想。她虽然有些留恋，但并

ing characterised her thoughts, it was certainly not for advantages now being given up. A gush of tears at her mother's farewell kiss, a touch in her throat when the cars clacked by the flour mill where her father worked by the day, a pathetic sigh as the familiar green environs of the village passed in review, and the threads which bound her so lightly to girlhood and home were irretrievably broken.

To be sure there was always the next station, where one might descend and return. There was the great city, bound more closely by these very trains which came up daily. Columbia City was not so very far away, even once she was in Chicago. What, pray, is a few hours—a few hundred miles? She looked at the little slip bearing her sister's address and wondered. She gazed at the green landscape, now passing in swift review, until her swifter thoughts replaced its impression with vague conjectures of what Chicago might be.

When a girl leaves her home at eighteen, she does one of two things. Either she falls into saving hands and becomes better, or she rapidly assumes the cosmopolitan standard of virtue and becomes worse. Of an intermediate balan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he city has its cun-

非割舍不下家乡。母亲和她吻别，使她热泪涌流，火车从她父亲白天工作的面粉厂前经过，使她喉咙感到有些哽塞，看惯了的乡村绿野在她眼前流逝，使她发出声声伤心的叹息，而那些维系着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的轻柔的情丝，只好就此割断了。

然而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不论怎么大的变迁都是可以挽回的。一站过了又一站，要回去是随时可以下车回去的。大城市就在前面，就靠每天开来的这一班班火车把它更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即使她一旦到了芝加哥也无妨，哥伦比亚城也相离并不太远。请问几个钟点——一百英里路，又算得上什么呢？她看了一下写着她姐姐住址的小纸片，就出神了起来。她凝视着匆匆在眼前掠过的绿色田野，一阵遐想后，又漫无边际地琢磨着芝加哥该是怎样一个城市。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离家出走，结局不外两种。也许她会遇到好人相助，变得更好；也许她会很快接受大都市的道德标准，而变坏了——二者必具其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好不坏，保持中不溜的状态，是根本做不到

的。大城市具有自身种种诱人的花招，并不亚于那些教人学坏的男男女女，当然人比社会微小得多，也更富于人情味。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色彩华丽的外表能使人意乱情迷，它对人的吸引力甚至可以比得上情人含情脉脉的迷人眼神。几乎过半的初涉人世的纯真灵魂是在非人力的影响下变坏的。面对城市中热闹的生活和繁华的街市，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生活意义之中。而每当这个时候，若没有人随时在她们身边提醒告诫，虚伪、谎言和欺骗就会毫无顾忌地向她们袭击。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常常为生活中那些虚

ning wiles, no less than the infinitely smaller and more human tempter. There are large forces which allure with all the soulfulness of expression possible in the most cultured human. The gleam of a thousand lights is often as effective as the persuasive light in a wooing and fascinating eye. Half the undoing of the unsophisticated and natural mind is accomplished by forces wholly superhuman. A blare of sound, a roar of life, a vast array of human hives, appeal to the astonished senses in equivocal terms. Without a counsellor at hand to whisper cautious interpretations, what falsehoods may not these things breathe into the unguarded ear! Unrecognised for what they are, their beauty, like music, too often relaxes, then weakens, then perverts the



simpler human perceptions.

Caroline, or Sister Carrie, as she had been half affectionately termed by the family, was possessed of a mind rudimentary in its power o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Self-interest with her was high, but not strong. It was, nevertheless, her guiding characteristic. Warm with the fancies of youth, pretty with the insipid prettiness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possessed of a figure promising eventual shapeliness and an eye alight with certain native intelligence, she was a fair example of the middle American class—two generations removed from the emigrant. Books were beyond her interest—knowledge a sealed book. In the intuitive graces she was still crude. She could scarcely toss her head gracefully. Her hands were almost ineffectual. The feet, though small, were set flatly. And yet she was interested in her charms, quick to understand the keener pleasures of life, ambitious to gain in material things. A half-equipped little knight she was, venturing to reconnoitre the mysterious city and dreaming wild dreams of some vague, far-off supremacy, which should make it prey and subject—the proper penitent, grovelling at a woman's slipper.

“That,” said a voice in her ear, “is

假的外表所迷惑，就像音乐最先令人松弛，意志薄弱，然后逐渐引诱人们误入歧途。

卡罗琳，或叫嘉莉妹妹（家人对她的昵称）只有初步的观察和分析事理的能力。她的利己之心不小，可也不算十分强烈，然而她性格的主导因素。她沉浸在青春的幻想之中，显现出成熟阶段那种尚待完善的质朴美，具有终能出落的优美身段和一双流露天生聪颖的眼睛，完全是美国中层社会，即美国移民第三代的样本。书籍不是她爱好的东西——学识，对她说来，是一部封闭的天书。拿举止打扮给人的美感来讲，她还嫌粗疏。她仰头的姿态还不够优美，一双手还不能用来增加风度。两只脚，尽管比较娇小，终嫌步态呆钝。可是她已经对自己的魅力产生兴趣，乐于领会人生中那些更为热烈的乐趣，也渴望着物质的享受。她只不过是个装备得还不齐全的小骑士，冒险到这个神秘的城市去探察，异想天开地做着朦胧而遥远的美梦，想获得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好让这个城市臣服于她——作为一名虔诚的膜拜者，匍匐在一个女子的绣鞋之下。

“这里就是威斯康星州最美

丽的一处旅游胜地。”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说。

“是吗？”她有点儿慌乱地回答。

到芝加哥的火车正开出沃基萨，她早已感觉到背后有个男人，她感觉到他在端详她的头发，这人一直坐立不安。她直觉到这人对她产生了某种兴趣。她那少女的矜持，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上应持的态度，在提醒她要尽早防备，拒绝这种亲近；但那个人老于此道，多次得手后随之而养成的大胆和魔力占了上风。她开口应了一句。

他朝前倾过身来，把肘子搁到她的坐椅背上，然后开始搭讪起来，尽量显得讨人喜欢。

“真的，那是芝加哥人最愿意去的度假地，那里的旅馆棒极了。这你熟悉吗？”

“是的，我对这一带很熟悉。”嘉莉回答，“我在哥伦比亚城长大，不过这里我倒从来没有来过。”

“那么，到芝加哥去是头一回。”他试着猜道。他们交谈时，她用余光瞟了几眼那人的相貌：红润发光的脸，淡淡的一抹小胡子，一顶灰色的软呢帽。等她转

one of the prettiest little resorts in Wisconsin.”

“Is it?” she answered nervously.

The train was just pulling out of Waukesha. For some time she had been conscious of a man behind. She felt him observing her mass of hair. He had been fidgeting, and with natural intuition she felt a certain interest growing in that quarter. Her maidenly reserve, and a certain sense of what was conventional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called her to forestall and deny this familiarity, but the daring and magnetism of the individual, born of past experiences and triumphs, prevailed. She answered.

He leaned forward to put his elbows upon the back of her seat and proceeded to make himself volubly agreeable.

“Yes, that is a great resort for Chicago people. The hotels are swell.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is part of the country, are you?”

“Oh, yes, I am,” answered Carrie. “That is, I live at Columbia City. I have never been through here, though.”

“And so this is your first visit to Chicago,” he observed. All the time she was conscious of certain features out of the side of her eye. Flush, colourful cheeks, a light moustache, a grey fedora hat. She now turned